

两件图书馆史史料

(一)

我国近代图书馆活动开始于洋务运动及其有关的机构，如同文馆、江南制造局等。他们都设有供自己成员应用的图书馆。有关西方图书馆的一般常识也在那时传入。维新运动使这个活动又稍稍地向前推进了一步，已有使之成为启迪民智活动的提议者如康有为等人。然而那时并没有“图书馆”的名称。有叫“图书院”的南洋公学，有叫“藏书楼”的京师大学堂。但他们都已具有近代图书馆的性质，即着眼于用。至于“图书馆”这一名称，一般认为始于张之洞奏办京师图书馆，即1907年前后才在我国出现。

这些图书馆出现虽早，但都仅限“本单位”人员使用。在1895年康有为就曾倡议过对外公开或可以公开的图书馆，但终因计划大而不当，环境不允许而流产。图书馆面向社会公开，一般认为应以1901年武昌美国圣公会堂的日知会阅书报处为最早。他们提出并实行了“广储书报，纵人观览”，但以报刊为主。后来多宝寺街科学补习社因宣传革命被勒令解散后，补习社的人利用日知会进行活动，是为后期日知会阅书报处及其活动阵地，传布革命书报，在武昌起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其实这两者都不是最早的。为时更早和有文字可查并有实际活动的当推1897年初在北京成立的通艺学堂图书馆，其章程十二条还在。现照录并标点如下：

通艺学堂图书馆章程

第一条 本馆专藏中外各种有用图书，凡在堂同学及在外同志均可随时入

馆观览。

第二条 中国书籍专择其有关政教者藏之，其琐碎芜杂者概不收录。

第三条 中国翻译西书，凡同文馆、制造局及各教会所印行者，现已购备全份，其最要各种并多备数部，以供众览。

第四条 西文图籍现择其浅近切要购备参考，余俟同人学业所造，的尽添置。

第五条 本馆设馆正一人，即由同学兼理，专司搜采，检查等事仍由司事襄办。另用书僮一名，每日将看书人数暨借出缴还书数登簿，呈交司事查验。馆正暨总理随时抽查，如有遗失，责成书僮赔偿。

第六条 书籍概存柜中，另设书目，分类登载。来阅者即可取馆中所备提单，开明卷数，签名其上，交书僮提取。阅毕交还，始准将原单收回。

第七条 同人取阅书籍如有遗失，应偿原价二倍。若仅污损，则偿原价，仍将原书交还。俟补购到日，即将此书给与本人。

第八条 凡同学之不驻堂者，准将书籍借归阅看。此外不得援例办理。

第九条 西文图籍，现议概不得借归阅看。

第十条 借书归阅，卷帙不得过两册，时限不得过四日。违者罚书价四分之一。

第十一条 在外同志愿来馆读书者，应请同学作保，再由本馆赠一凭单。凡得有凭单者，本堂一律优待。惟

比凭单不得转借转送。

第十二条 应备图书甚多，现因经费支绌，未能广为收罗。尚望四方宏达之士随时投赠，庶臻美备，并扩见闻。

通艺学堂是一批有志于新学的年青京官所办。主要是张元济，其他有夏偕复、陈懋鼎等人。他们既是办学者，又是这所学校的学生。课程是学习英语和数学两门功课。另外还有一批“纯粹”的学生，一共四五十人，都是成年人。校名“通艺”是严复代取，他还去作过演说。学校只有两名教师，其一是严复的侄子。

学校酝酿于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夏，至十二月，正式成立，已有二十多人。张元济在十二月十四日致汪康年信：“学舍亦已赁妥，简始、梅夏酌定章程数十条，容后录呈台阅。”可见其时学堂章程已定。该章程第三条讲学堂机构，其中“四、图书馆；五、阅报房”。学堂章程附有《读书规约》，是对学生的要求；附《图书馆章程》，即上面所录十二条。此处“图书馆”三字比张之洞上书要早十一年，是见诸文最早的了。

梅夏不知是谁。简始，即陈昭常，字简墀，广东新会人。宣统年间任吉林巡抚，辛亥后任吉林都督、吉林民政长、广东民政长。章程虽说是陈昭常等所拟，但通艺的核心人物是张元济，他办任何事都十分慎重，所定章程有他参与当是无疑的。

通艺的图书馆章程极简洁，只十二条，四百七十五字，已将整个图书馆的活动、情况、采购重点、制度概括无遗。

它的供外人借阅，较之后来的苏学会（1898年）的图书“仅限会员和捐款十元以上者”借阅；金陵劝学会（1898年）的章程：图书仅限出资人阅读，“其有未经入股有志读书者，准其出资租阅”要开通得多。而且又是我国最早的，这两点，我想应该在事业史中得到反映。

戊戌政变后，因张元济参与维新活动，八月二十三日受“革职永不叙用”处分，不能留居京师。他结束通艺学堂，把校产，主要是图书移交京师大学堂，通艺及其图书馆从此不再存在了。

（二）

五十年代读事业史讲义，知道有蚂蚁图书馆。讲义对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贡献评价很高，但具体史料极少，因而语焉不详。近年收集到该馆成立一年后所散发的征书传单，可借以了解不少该馆早期活动的材料。录供关心事业史的同志参考。

蚁社创立蚂蚁图书馆 征书运动宣言

图书馆是知识的宝藏，精神生活的源泉，也是一国文化盛衰所寄托。在中国图书馆是非常贫乏，这表现了中国文化的落后。

中国图书馆的贫乏，不仅是数量上的，而且是实质上的。全国的图书馆，是屈指可数，而僻远的地方，便“屈指”也无可数，这是数量上的贫乏。至于实质，那末这屈指可数的图书馆，都集中于几个较大的都会；而藏书超过万数以上的，还是不可多见。

（据统计所载，号为世界一大都市的上海，图书馆藏书超过万数以上的，只有东方和市商会二所，而东方现在被毁了。）不但如此，得以享受这有限的图书馆利益的，还只限于很少数的所谓“士大夫”阶级。大多数的人们，虽然迫切的需要着，因为限于经济，身份，时间，都没有接受智识，充实人生的机会。……

本馆在此时代背景下，创立起来，所以便采取了无条件借书的办法：第一，没有身份的限制，无论那一个人，只须能够明了本馆手续的，即可前来借阅；第二，没有金钱的限制，凡来借阅书籍，不论有钱无钱，一

律不须手续费；第三，采用通信借还的方法，没有地域时间的限制，无论那时那地，都得自由借阅。本馆所以采取这种办法，无非想为偏于一隅和少数人享受的图书馆，开辟一条新的途径，谋文化水准的提高，和大众智识的普及。

本馆已搜集合于时代有益的书籍数千本，印成书目，以无条件开放借给全国有志读书的人们。自于去年正式公开，便立刻震撼了整个的读书界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，借书者遍及了全国，僻远的地方如云南的海通，四川的宝阳，朝鲜的城津，都有本馆经常的读者。足以见到读书者的饥荒，和需要本馆的殷切。

惟是本馆的资力有限，不获购置大量的书籍，而且复本缺乏，以致常常不能满足读书者的要求。所以不得不谋积极的扩展，增加书籍的数量。现在决定于五月十五日至六月三十日期间内举行征书运动，求为落后的中国文化，以及饥荒的读书大众尽一些棉力。

本馆深深地相信热心文化事业，同情读书大众的著作家，出版家，发行家，收藏家，对于本馆这次的运动，一定欣然地赐以伟大的赞助，而将书籍无吝吝的赠予！

这份宣传品，经过推定，当是一九三四年五月所发。文中讲“自于去年正式公开”，即一九三三年。从中我们还得知，它是“蚁社”的一项事业。“蚁社”是上海一些进步青年为推进文化、团结青年、推行健康的文化生活而成立的一个文化社团。已经知道徐赓鳌是它的发起人之一，徐字寿龄，江苏吴县人。

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二年“一、二八”上海事变前他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邮购处工作。

“一、二八”日军进犯上海闸北，商务印书馆毁于炮火，他和其他职工同遭解雇。之后，他到工部局华员总会俱乐部任干事。是在那个时候和沙千里等同志共同建立了“蚁社”，取以大众团结的力量，为社会肩负重任辛勤劳动之意。他们提出，蚁社的性质，是“依着时代的要求，从事于和社会需要相适应的文化运动。”其目标是：“要以文化运动为手段，使新社会早日实现。”当时“新社会”、“新时代”一类之词并无一定专指，可以理解为与当时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新社会，也可以是语言学上所称的一个模糊概念。他们提倡的精神是“用团结的力量，严峻的纪律，坚苦奋斗向着目标前进。”

蚁社成立时计划搞的活动比较多：图书馆、剧团、刊物、读书会、演讲会、摄影会、参观团、旅行团。但是真正搞的持久和得到广泛反应的，是蚂蚁图书馆——免费的通讯图书馆。不仅读者欢迎，还得到北平图书馆协会、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等文化团体和一些学者的支持。蚂蚁图书馆完全继承了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工作方法，一九三七年后停办。

上面所录宣传品和情况虽只是蚁社和蚂蚁图书馆的一些早期情况，却都是见诸文字的，从中也可见这两个团体的历史简况。

徐赓鳌同志解放后任商业部主任秘书，民盟成员。一九五二年调任江苏常州市建设局付局长，此后一直在常州市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迫害去世。

汪家熔

（上接第87页）

图书馆杂志1982年2期45—47页。

天一阁以水制墨火 四百余年阁无恙——天一阁防火史话 骆兆平

上海消防1982年2期。

宁波天一阁 任君

大公报（香港）1982年3月31日。

天一阁 林士民

文物1982年7期。